

人生借鉴译丛

Fünfziger

五十名人知天命

[德] 格哈德·普劳泽 著

《时代》周刊著名专栏作家真诚奉献！

中华书局

《人生借鉴译丛》

孔德明 印芝虹 主编

五十知天命

[德] 格哈德·普劳泽 著

[德] 曼弗雷德·B. 梨木若特 图

陈 兆 译

印芝虹 校

中 华 书 局

**Fünfziger. Ein Geschenk für alle zwischen 50 und 60 by
Gerhard Prause**

Copyright © 1983 by Gustav Lübbe Verlag GmbH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Development GmbH, Germany

京图字:01-2002-332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五十知天命/(德)普劳泽著;陈兆译.-北京:中华书局, 2005

ISBN 7-101-04370-4

I.五… II.①普…②陈… III.人生哲学-通俗读物
IV.K8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68348 号

书 名 五十知天命

丛 书 名 人生借鉴译丛

著 者 [德] 格哈德·普劳泽 [德] 曼弗雷德·B. 梨木若特 图

译 者 陈 兆

责任编辑 王瑞玲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05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87×960 毫米 1/32

印张 6³/₄, 字数 79 千字

印 数 1-5000

国际书号 ISBN 7-101-04370-4/I·577

定 价 14.00 元

前 言

小的时候,人们渴望自己尽快成长,以便早日长大成人。但长大后,即便才二十多岁,大部分人就想推迟年龄增长以及后来成为老人的过程。没有人愿意在二十六岁时就被算作三十岁的人,即使到了二十九岁也还是不愿意;但在十年之后,也就是三十九岁的时候,大家却愿意说自己仍属而立之年。这种情况发生在所有的年龄段,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岁的人同样如此。

可见数字会对人产生一种很大的心理影响,几乎没有人可以逃脱。尤其是生命年轮中的整岁数,它们让人感觉是一个跳跃,一个深刻的变化,但同时也给人以欣慰,庆幸自己毕竟达到了这个年龄,因为这并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

情。逢十的整生日给人们提供了契机,去感激和总结,去回顾过去十年,也去展望未来十年,去祝福自己以及享受别人的祝福。庆祝生日是一个古老而又美丽的习俗。

“人生借鉴译丛”向大家讲述古往今来著名的或人们所熟知的人物在某个年龄段的种种境况遭遇:他们的生日是如何度过的?他们生理心理状态如何?经历过什么?有何规划以及有何行动?他们曾有过什么样的困惑?他们是否幸福?对未来还有着信仰,还是早已灰心断念?在讲述的过程中尽量做到让名人自己来谈体会,而且尽可能详尽,为此我引用了他们的信件、日记或自传里的一些文字。因为他们自己的表述最能说明他们期待什么,他们担忧什么或者他们为什么而高兴。

亲爱的读者,不管你是男是女,不管你年岁几何,都将在这些表达和描述里发现自己,找到自己的问题和境况。因为从根本上说几乎一切都被其他人经历过、遭受过、期待过、畏惧过,包括衰老这惟一能够延长生命的现象。同

时，以整个生命长河为背景来观察某个特定的年龄段，人们会不断地认识到许多意想不到的东西。比如，只有在这种时候人们才会明白——这对于某些人来说可能是一种安慰——即使伟人、名人和成功人士也会一次次陷入茫然无助，甚至绝望的境地。然而，读者看见，生活又继续前行了，并且往往就在这时，柳暗花明又一村，幸福迎面走来。

格哈德·普劳泽



伊曼努尔·康德

Immanuel Kant

1724—1804

“您为什么沉默——在
这个时代，这个崭新的时
代——不发出自己的声音？
沉睡了吗？……”

事业蒸蒸日上

——康德

伊曼努尔·康德：德国哲学家，
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创始人。著
有《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
判》等。

一个二十岁的人也可能已经经历了他生命的一半或者更多；他只是不知道而已。五十岁的人（排除少数的例外情况）已经走过了他们生命的一半，并且他们也都知道这一点！然而，一旦人们意识到生命的前半部分——无论它是美好充实还是劳累沮丧——已经不可挽回地过去了，自己已经踏上了后半生的旅途，而这后半生在很多方面也不再会有什么影响时，年过五十就常常会被视为结束的开始：从现在起就要走下坡路了。

在我们的曾祖父时代，对人类的各个生活阶段就已经有了一个发人深思的、深受大家喜

爱的画面象征,正如雅各布·格林,日耳曼文学家和童话收集者在《年龄谈》中写到的:“在我父母房间的墙上挂着这样一幅毫无艺术价值的画,但它在我的记忆里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在第一级台阶上放着一个摇篮,只能看到孩子的头探出摇篮向外张望。在第二级台阶上站着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手拉着手,相互微笑着;第三级台阶上是一对少男少女,虽然相互挽着胳膊,但是每个人都看着各自的前方。在中间第四级台阶上是一对青年男女,即新郎新娘,俩人分开站立着,新郎手中拿着礼帽站在新娘前面,而她则微微鞠躬。在第五级台阶上男人和女人走下来,俩人随意地牵着手;第六级台阶上是一对上了年纪的男女,还互相挽着手臂,已经有一些佝偻;在第七级台阶上一对白发苍苍的老人最终又回到地面,每人拄一根拐杖,扶持着前行,在他们行进的前方一座墓室正在打开……”

对于年过五十的人来说,这种以十为单位的划分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比如现在人们不说“五十岁晚年将至”,而代之以“五十岁行运”,

那就意味着五十岁还没有开始走下坡路。但是古罗马人早就意识到有一点是肯定的：五十岁开始步入老年。这一源自古罗马的观点很长时间内占据了人们的思想，直至近现代，随着人的平均寿命明显地提高。当柯尼斯堡的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庆祝他的五十岁生日时，致辞人称呼他为“德高望重的老人”。

康德，这位被称为“德高望重的老人”在当时，1774年，正致力于撰写他的主要著作《纯粹理性批判》。四年前他被柯尼斯堡大学任命为形而上学和逻辑学的教授，这以后他没有再发表任何作品。比康德年轻十七岁，出生于瑞士的哲学神学作家约翰·卡斯帕尔·拉瓦特尔，和康德、赫德尔、歌德都是朋友。他在给五十岁的康德的一封信中写道：

“世界对您来说已经不复存在了吗？为什么那么多不会写的人在写，而您，能写出如此优秀著作的人却停止了？您为什么沉默——在这个时代，这个崭新的时代——不发出自己的声音？沉睡了吗？康德——不，我不想赞美您——

但是请您告诉我，您为什么沉默？或者再进一步，请您告诉我，您要发言。”但是康德沉默着。甚至在书信中——他是一个拖拉的写信人，总是用一长串的道歉来开始他的信件，因为他回信总是太迟——也只是暗示他在作他的伟大工程。正是在这一工程中，他告别了所有迄今适用的哲学，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出发点。经过了10年的思考，最终，在1781年的复活节，他的856页的巨著《纯粹理性批判》出版了。康德当时五十七岁，热切地等待着反响。但是他的等待是徒劳的。他的思想对同行们来说是如此的陌生，以至于他们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理解并接受它。

年过五十的康德无论如何都没有在走下坡路，他也没有停滞不前，相反，他的事业蒸蒸日上，蓬勃发展。此后，他又出版和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书籍和论文，直到他在即将八十岁时离开人世。而也就是在他生命终结的前几个月，他才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患病。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康德的身体状况一直良好。他并不是所谓的身体强壮，相反，他总担心

自己会染上种种疾病。他羸弱的体质使他产生这种担忧，于是他强迫自己的生活遵循一系列死板的健康规则。这并不是—种怪癖。身高只有157cm的康德有一个异常狭小的胸腔，他一生都得忍受呼吸困难的折磨，还常常感到胸闷。为此他坚信，只有严格地遵守他的一系列规则才可能度过难关。这一套程序是这样的：

他每天不多不少7小时睡眠。早上5点叫醒。然后工作到大约13点，不是在家里就是在大学里。在大学里他要给学生上课，他的课一次也没有停过。稍过13点开始午餐(由他的仆人安排好)，他总会邀请客人共进午餐。下午的时间用来冥想。每天晚上7点整，康德准时开始散步。他散步时总是一个人，而且有他的理由：在走路时他不想说话，也就是说不想张开嘴巴。因为他担心一旦开口就会遭受“风湿性病菌”袭击。他也不想让自己的速度去配合他人的步子，这可能使自己大汗淋漓。晚上10点钟——从不晚点——他上床睡觉。



腓特烈二世

Friedrich II

1712—1786

“我们完全可以简单一些、适度一些生活——但是,如果人们能够享受这些生存的诱惑,又何故放弃呢? ……”

享乐主义者

——腓特烈二世

腓特烈二世：又称腓特烈大帝，普鲁士第三代国王(1740—1786)。在摧毁神圣罗马帝国和领导统一德意志方面起过重要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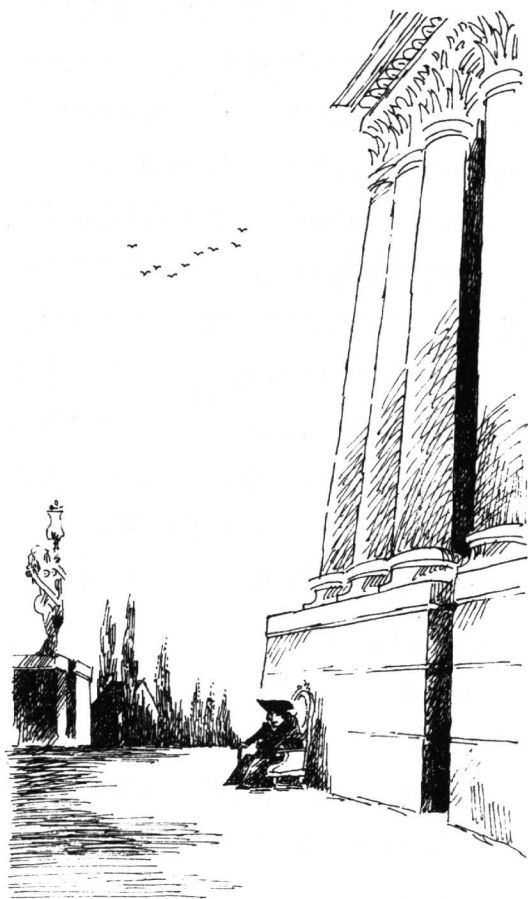
腓特烈二世，普鲁士国王，生于 1712 年 1 月 24 日。在他五十岁时，他自己和他的国家正处于危难之中。6 年来他与一个超强的敌人，即由众多的欧洲大陆列强结成的盟军作战，遭遇了越来越多、越来越惨重的失败(他作为统帅的灾难性失误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当时腓特烈二世已经确信无疑：“这所有的一切都将毁灭”，“我们再赢一两场战争的胜利又有什么用呢，最终我们还是会被别人打败的”。长时间以来他就已经想着自杀，而且随身带着毒药。对此，他写道：“我将会随着我的祖国的消亡而死亡。”然而，1762 年 1 月俄国女皇伊丽莎白逝

世。她的继承人，荷尔斯坦因哥德鲁家族的彼得三世，娶了叶卡捷琳娜·冯·安哈特-采布斯特（在历史上被称为叶卡捷琳娜二世），并与他真心敬重的普鲁士国王签定了—个特殊和约，从而将腓特烈二世和普鲁士挽救于危难之中。

腓特烈二世对这一连串的幸福简直难以置信。当时五十岁的他在给三十四岁幼稚的彼得的感谢信中极尽热烈之辞：“我们正处于万分艰难之中，我差不多对我的状况完全绝望了。但是现在，我找到了一个忠实的朋友……假如我不是个基督徒，我会为陛下您建造庙宇和祭台，就像为神建造—样……至于我，我的身体，我的灵魂，我的整颗心都属于您……”他向世界宣告：“沙皇是人间之神祇。”

但是事实上这位沙皇并不是神—般的人，而是智力发育不全，不久以后就被他的妻子剥夺了统治权。然而多亏有了他，五十岁的腓特烈二世才能在离开首都6年后以—个胜利者的姿态重返柏林。

然而他回来时，已是明显衰老，满脸皱纹，



满头白发了，而且“痛风病把他弄成了半残废”，皮尔·加克斯奥特在他的《腓特烈二世传记》中如此描述道。腓特烈二世自己也说：“我对挫折打击和憎恶之事已经如此习惯，对事件的发生已如此漠然，以至那些从前让我印象深刻的事情现在都从我的记忆中脱离……我的心灵渐渐地与这个流逝的世界图像相分离，而我也即将离开这个世界了……我心灵的感知能力已经到了尽头了。”当有人告诉他，结束七年战争的和平之日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时，腓特烈二世回答说：“生命中最幸福的日子是与生命告别的日子。”在战争期间他就说过：“生命真的不值得人们如此依恋。”“我的天！我实在是太累了。我现在只该归属尸骨场了……降生于世，吃尽辛苦难道值得吗？……犹如在文火上经受煎熬……我现在居然还活在世上，这几乎近于愚蠢……天呐！那些死去的人要比活着的幸福多少倍啊！”

然而腓特烈二世在他的知命之年同样也写过这样的话（写给勋爵元帅凯特）：“整个亚洲式